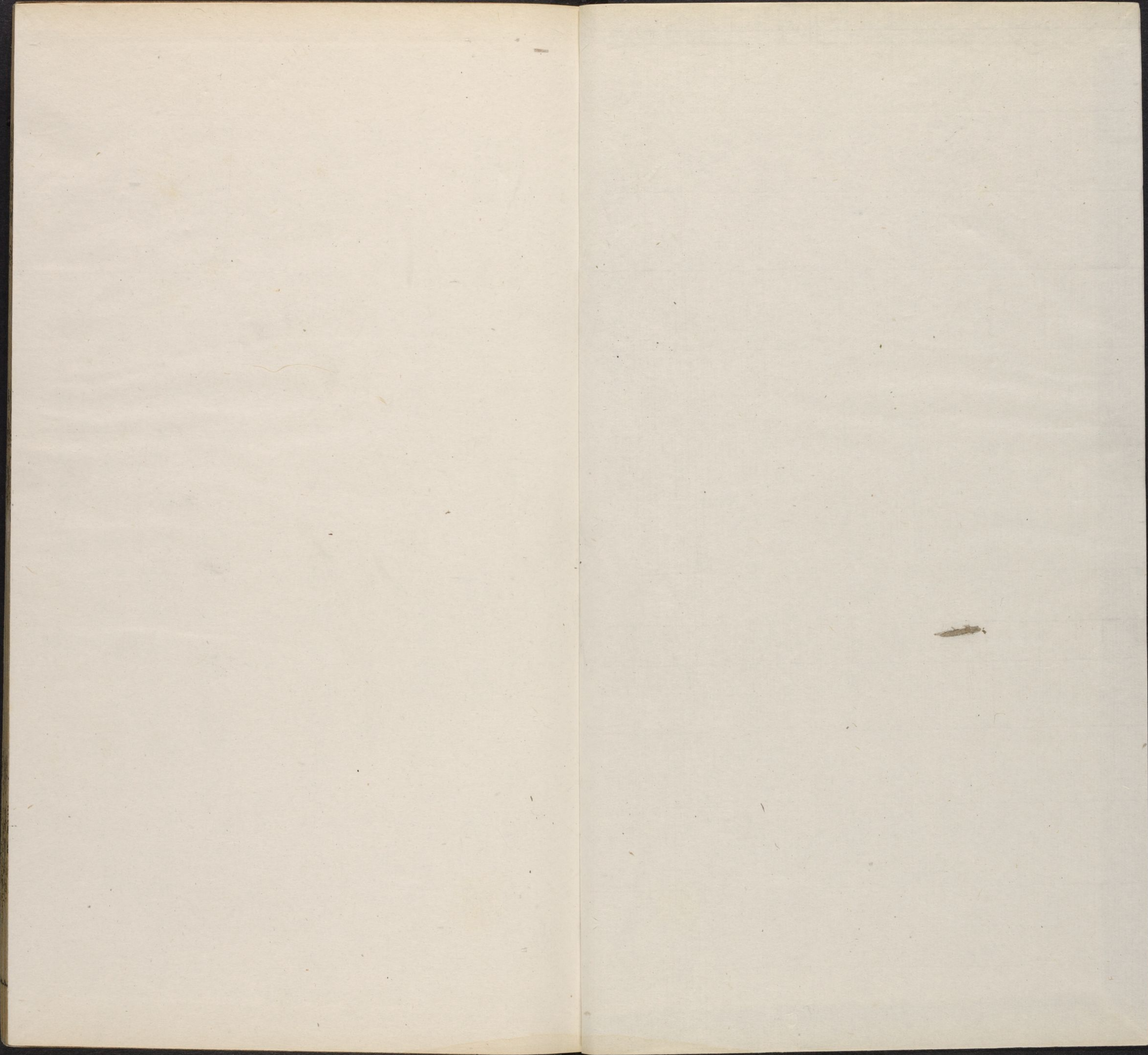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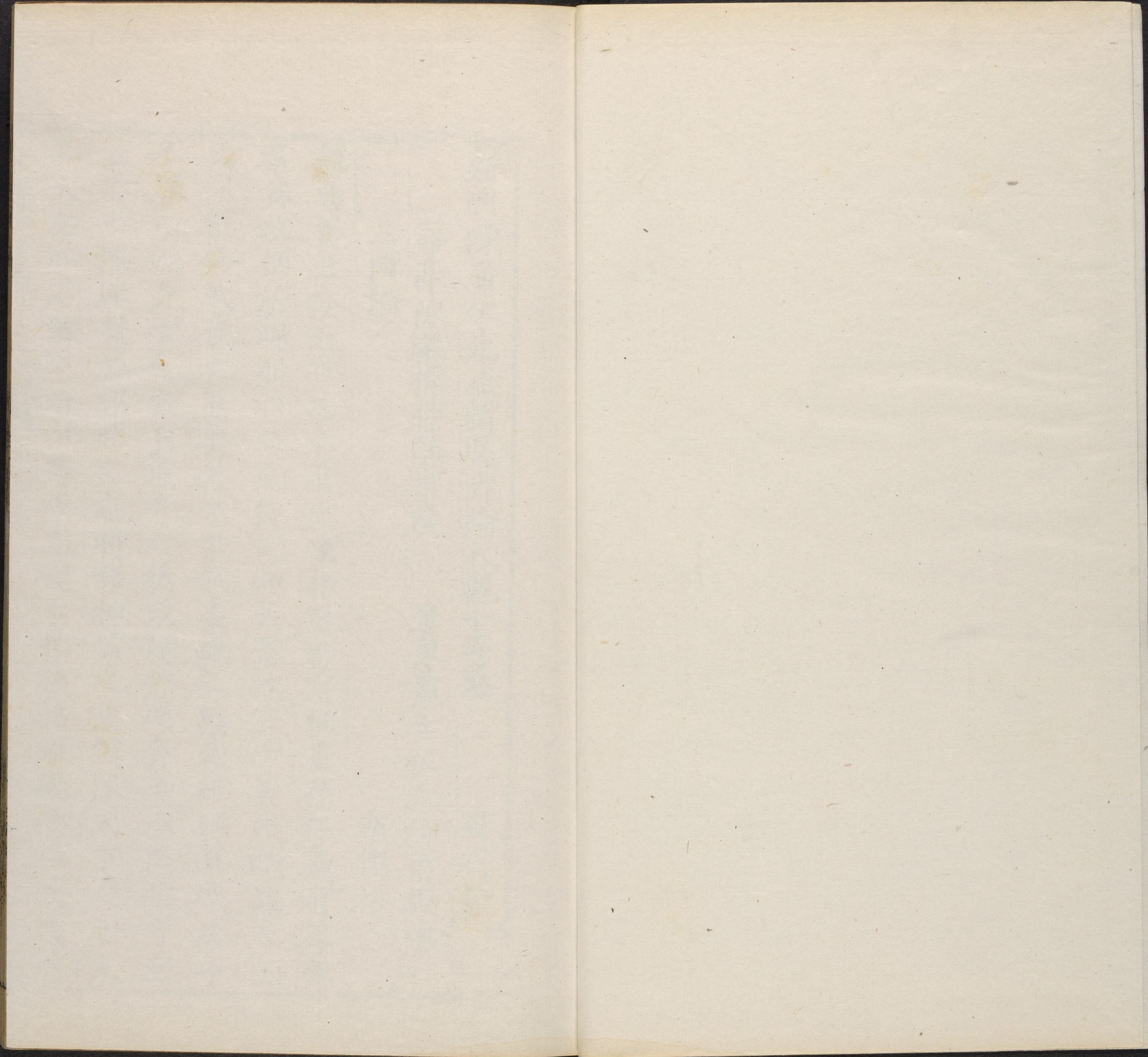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2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五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蕭士佐元卿甫編次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
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于黃皓皓隸人也
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
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
宮亡之淹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
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

古詩大雅 卷十五
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握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三國論

王 勃

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閹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讜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墟曰其有真人起于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為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劔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覽其書曷能不臨

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之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閉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河上天子露宿于曹陽百官饑死于牆壁六宮流離于道路盖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于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于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川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觀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

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恐垢藏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瘼請呂蒙之命惜求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玉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于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倚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

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于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
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
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
之謀然投身夏口于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
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
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
備何異區犬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
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于巴丘若其人尚存恐至
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啟西土者

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觀譙周之懦詞其
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熹惜其功壘成而智
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
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擣狡布北走
強表破黃巾于壽張斬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顛擁旆
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
雄傑矣而弊于褊刻失于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灾孝先季珪
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
富于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

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于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于兵革，人力殫于臺榭。高貴卿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畧，經緯遠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公之境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故粗而論之，式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焉。

三國論

李綱

曹操之於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下袁術於淮南，誅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進討烏桓，擒馮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超遂，而關隴平。其規略亦宏矣。而權籍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肥，師卒無成。况能長馭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北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峙嶠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

師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於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骨硬。有周瑜。曾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陵統。程普。黃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邪。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蚤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知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唐太宗。是以智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

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欲。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財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

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示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絕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

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篇中論漢高祖精當確切。其謂先主才與高祖相近。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以為合乎事情。但謂棄天下而入巴蜀。為此地。則過矣。中原早為魏有。先主之力。豈能奪之。謂用孔明為此將。則是拾陳壽之餘唾耳。尤謬者。稱曹賊以公而稱先主為備。予奪倒置。太覺不明大義。

袁紹吳蜀論

何去非

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于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撼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擾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鬪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時。天下之視曹公。疑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呂而

已而曹公逡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奮盈萬之旅北摧袁紹而定燕冀合三縣之衆東擒呂布而收濟兗蹙袁術于淮左徬徨無歸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盡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為無敵而以袁呂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共蹙之唯曹公亦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後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為無以虞于其東征劉備也袁紹欲躡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後

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為之深憂而易計者失于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徼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又其近在于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乎顛沛也至于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苟免禍敗者固無殆于此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孱駑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裒戮亦可知其無能為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

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覘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
 方窮其兵力遠即塞北以從事于三郡烏桓為不急之役微俸
 于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
 荊州之衆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還而
 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為此舉而蔑復顧者恃其
 智之足以逆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
 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軍萬里後皆寇讎而前向夷虜且甚易
 之而不顧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相魏耳
 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苟能獲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慎用之則

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曹公所以數
 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實全之耳後之人無求祖乎曹公而謂天
 下之可易也矣

蜀論

常璩

蜀紀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鼈靈死屍化西土後為蜀帝周葺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鵲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

則盤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
 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
 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為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
 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鵲鳥今云是雋或曰雋周
 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
 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
 大人為國史作為聖則僊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于
 秦首為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

國也至于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
 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也漢末時漢中祝元靈
 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當時以
 為極歡後人有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
 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或以為西土嶮固襟帶易守世亂先
 違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逋逃必萃奸雄闕覲蓋帝王者統天
 理物必居士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紀雖饗竊
 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
 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嶽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

之北土馬之所產古無興國夫恃嶮憑危不階曆數而能傳國
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
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為未鑒也干運犯曆破家喪國可以
為京觀也今齊之國志昔一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
萌以崇春秋敗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為獎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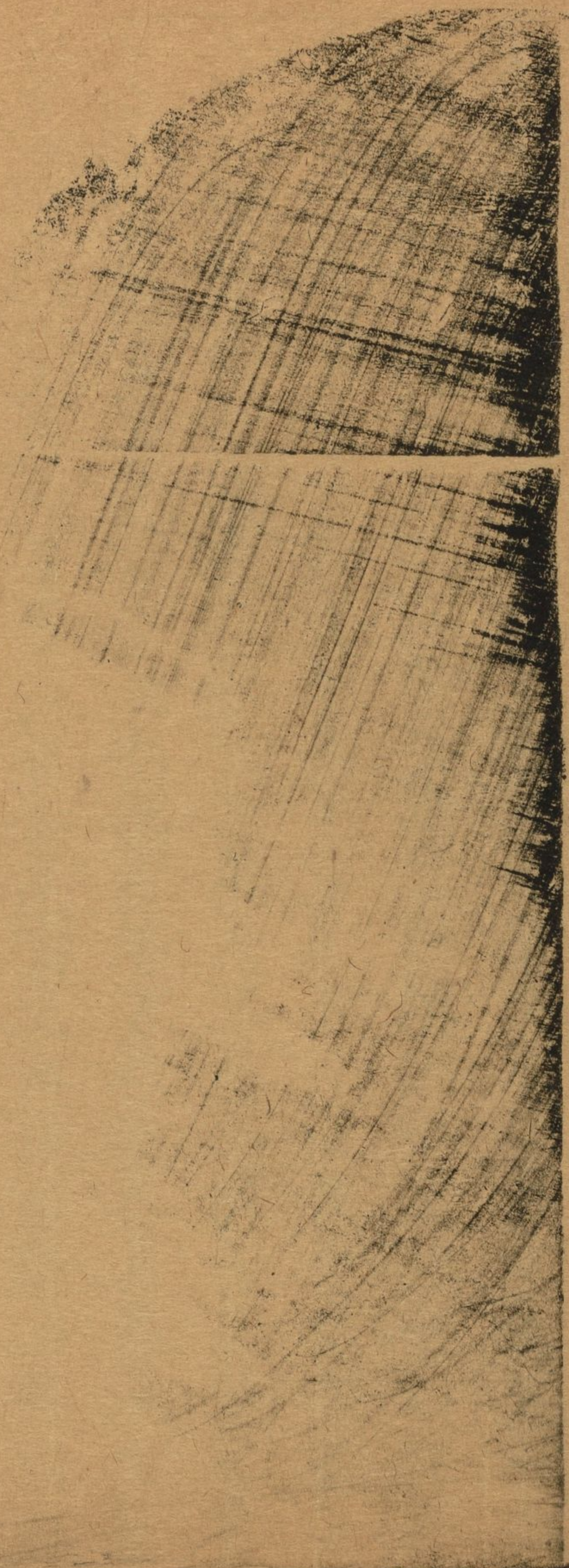
蜀論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
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
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
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
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
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
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
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

所不遑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史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

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恠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先主論

陳亮

英雄之主所為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也
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為為
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于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
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之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
使請荊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
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為壯也然備之于羽義則君臣恩猶
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讎而不知魏者國
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

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
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
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
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為守以守為攻
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
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
矣備自秣歸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
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于用兵耶備
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

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徙予之而彼不取
固將制奇合變求為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舉動計不復
生此固遜之所輕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
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荆
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荊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為
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
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鬪
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
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于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

古言大權
卷十五
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分迺審
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
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
臣嘗私賀陛下切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
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
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為唇齒之援也今天
相魏而雄相聞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
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亟進取而猥
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

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苟見
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
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
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
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西虎方
鬪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為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
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鬪而急刺其一待其鬪已則斃者猶能
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吾恐既解之後勝者
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

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不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為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而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荊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為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為哉。

先主論

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曰獻帝為曹丕篡。遂即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主劉氏苗裔。宜即帝位。斯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狹。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志赴義之士。則

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推阻勍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方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艸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法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園。無不滌繕。市無醉人。其氣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

為之牙爪。法正為之主謀。許靖。糜竺。簡雍為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彭萊。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能。報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真大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安既高。克已。

力。其後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啟告詳至弘益多矣。

論九卷

卷十五

五

諸葛孔明論上

陳亮

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
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睡
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
于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銛銛乎道路之
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金之功。何
者。吾幸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
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
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為矣。故夫譎詐。

論九卷

卷十五

五

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于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仲達之氣且沮矣。八陣列于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遠，退無處，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謀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

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未敢敵去，不敢追，賈詡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獎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為長，奇謀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短，知其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為，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歛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為久駐。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二十言

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心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于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于殺戮雖陸遜不能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琛之徒隨相繼云亡權

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于是使蜀漢之所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畧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久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務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卑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僞滯各肆所見

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天假孔明以二十年之壽。必能如此。論所云者。雖多。此事讀此論。亦足使人快心。

諸葛孔明論下

陳亮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慶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群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勞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為之。信其為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為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

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于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信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為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為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大原諸

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為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規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為慨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

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為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
 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
 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為其不然也孔
 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
 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寫仲達之謫如照妖鏡而孔明之必能制勝可見矣真快論也

諸葛亮論

袁孝尼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
 瓜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
 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
 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
 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
 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
 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
 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

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
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
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
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
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
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
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
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攻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
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

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
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
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
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
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
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
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
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
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

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諸葛亮論

張拭

三代衰。五伯起。惟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旣正。好賢之意。又

古論人傳 卷十五 十七
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矣。侯恢復規模。先務為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官中府中之事為言。且陳親賢人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為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無間。聽言惟其不及。見善若出諸已。用人各盡其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

廖立。既被廢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沛。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其中者。其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有權。彼懷奸稔逆。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睨。而謂侯敵哉。侯之規模。至使耕者雜於涓濱。而軍無私焉。輿圖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天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為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

古論大觀 卷一五
十八
措掃擒亂賊。直餘事爾。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
徂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拔出者。而循未免乎權。以伯術若
侯。真豪傑之才。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于洙泗之間。講
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余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
經畧次第。與夫燭幽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
幸。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注。因哀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
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削之。庶我讀書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
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按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
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

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之年號。為正。始侯在隆中。傳
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
樂同在功利之域者。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南軒先生聖人之後也。其論如此。彼妄儒之訾議孔明者。可以息
其喙矣。

諸葛亮論

何去非

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中州先已為孫權據矣作者知之否不因中州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憊蓋晚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何消說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已與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軋之也備之既失豫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于羈窮困蹙之際而孔

明始導之以取荆收益而自為資孔明豈以中州為不足起而
以區區荆益之一隅足以有為邪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左天
下之未為吳魏者荆益而已顧備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
一敗曹公而遂收荆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
雖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
荆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孔明不死安知功業不就良有以也夫荆州之壤界于
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爭荆
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荆則遠而艱蜀之不能有荆猶魏之不能
有漢中也是以先王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荆州權之求之

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自
吳之全故也故直求之者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
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界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
孫權之窺聽其後為之鎮撫則安動役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
其之勇使舉其眾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躡其後詭羽而
盡奪其荆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後備之所有獨岷益
耳雖然地僻而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備
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稅駕矣備之既克舉
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眾之仁

而無用衆之智故嘗數動其衆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衆已
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為國巖僻而固非圖天下
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忌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
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為小大強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
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備
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其心使其無意于我勵兵儲粟伺其一
旦之變固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則莫不得志乃以
區區新造之蜀倡為仁義之師強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
魏而後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即以

饑退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為兵者攻其所不
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于奇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
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于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彊大未
嘗出于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廷常請萬兵超他道以為奇亮
每拒之而延深以憤惋孔明之出者六蓋嘗一用其奇矣聲言
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
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廢于兵也如此而孔明之
不務也此銳于動衆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非湯武之師而
惡夫出奇卒以喪敗其衆者可屢為哉雖然孔明不可謂其非

賢者也。要之黠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敵。故也。范蠡之謂
勾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范
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彊于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于蜀大
夫，種之任也。今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而
濟者也。

諸葛亮論

蘇軾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
秦也。以秦之所以取之，以周之所以守之者，漢也。仁義詐
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
其奸，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
許、兗、南、牧、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
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
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
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

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

喪先主此事南軒先生所論最允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

逆之不取蜀則真吾親駕之所矣且先主不取將何以昇魏乎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

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

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

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未以當有非之者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

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不

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

言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不在之力足以制植不得謂有鮮可乘况此時南方未定與植終於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

且為寇讐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

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

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

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

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失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

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柏靈之後不可疆民

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

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

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撼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

不可用也

東坡先生此論甚不愜乎新心

諸葛亮論

秦觀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
 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翮拔
 而傳鳩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
 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
 奇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則當孔明之時不輔先主則將輔曹操乎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而委邪王
 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
 曾不足以取天下况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
 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

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
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
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
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
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言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捐燕之趙管
仲樂毅雖得志于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
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也則囿已曰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
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用之

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
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碩亮於草廬之中所
言者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
川所謂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
能強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
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兇出於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欤以
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
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尽于主國無
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

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簫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進
宴將畧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其卒于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
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宴將略不
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髡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先主得孔明不遲孔明身死太速莫小天也東坡尚見不到此况乎游
乎所論殊不允

管樂諸葛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
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跡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
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耳三問者固不得已應
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目小者不足以論大體近者不足
以量遠奈何況議大賢能制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徵測日晷
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
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與問者曰何為其然
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

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脩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衄于二城之間狼狽于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莫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問者未與語功則信焉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可以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邀功事警務

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理兵弱而隣疆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俟中原克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德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之以德牧之以禮捨權變于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弘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大初論之詳矣及其遜燕之責亡而

奔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其僕隸而况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乎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邪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廼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煙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王之德負經遠

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咏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畧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示年止終身不登于廟堂名不書于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離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謂管葛不如樂生此通論也 樂不負燕葛豈負荆乎昭王不死樂

生功未可量五大原不隕星諸葛君功豈可量乎



諸葛司馬論

張儼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

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
 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
 甲中國不釋鞏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
 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
 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
 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
 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
 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以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况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

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歎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
 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荅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
 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彊羸縣
 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特降曹仁生獲于禁
 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
 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
 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
 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

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
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
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
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虵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
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
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
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
晏何以加之乎

仇國論

譙周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
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
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
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
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
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
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師追羽終斃項氏
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

覬憎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扶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或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不教跌不如審發是故知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乃歎今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

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竒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用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